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東度記
第八十五回 一偈謙光動傲生 五個精靈驚長老

話表善惡根因，陰陽道理，莫說怪異，世人立心一正，便是怪異也化為安祥；若是立心一邪，就是好事反成古怪。只因這六博社中，晝夜不停，都是游閒耍樂。內中也有蕩廢家庭，祖先在幽冥懷恨的；也有破敗產業，懊惱後來受苦的。這幾個濫濫縷縷，啼啼哭哭，卻不是別精他怪，乃就是這輩的元神見形。皮譚們見了，聽他說的言語最關心情。他說道：「你眾人結這社會，傷了幽明官箴，苦了先亡後代。」高仁只聽了這兩句，正合著萬年長老詞語。他正不明白，乃傾耳聽著，就問：「如何說苦了先亡後代，傷了幽明官箴？」皮譚道：「我們正也問他。他說得有理，說這村裡陽世明有王法，卻在官長司之。他縱容了游閒，敗壞了產業，即不敗壞，也要拖欠了官租，課殿把他考下。豈不是傷了陽世官箴？有此理，幽冥便有司此的神祇。人若孝父母、忠君王，是裡中出了賢人，上天必加獎賞；若是出了敗壞道理的，幽也有降罰，這不是傷了冥地官箴？陽世王法，容有逃躲了的；幽冥賞罰，決不得差，卻報應甚明。不在先亡上作孽，便在後代上生非，豈不是苦！」高仁聽了，道：「我前夜已信非怪，高僧今日又明明指點。這六博事，列位回心得有理。小子回家，做些本份，吃了素入八齋社去罷。」皮譚道：「小子也想著入六藝社去，只怕這社友不容。我們氣質歷來在此社，習成了個皮譚。」高仁笑道：「老兄若入了六藝社，自是變化氣質。」二人正說，不覺清風入戶，明月穿窗，只見三個老者走入中堂。高仁忙起身笑迎，道：「老叟到此何事？若是尋你弟男子姪，我等這社已解，並無一友人來；若是老人花業，我這皮兄已更了去向。」老叟道：「我老非游閒少壯，亦非花柳中人，乃是橘中三老。想黑白手談，乃是我輩餘年樂事，你卻難容廢置。堯為丹朱不肖所制，奕秋自古稱善，謝安一局退敵。不是你百萬盡在樗薄，如何因而解社？」皮譚聽了，忙答應道：「小子們解的是六博勝負，孤注贏輸，不是老叟們的閒敲棋子。」皮譚說罷，那三老一笑而出。高仁道：「皮兄不當直言拒出這三老。若是社解，棋枰尚在，待小弟與他決個雌雄。」皮譚道：「高兄見獵，又生喜心。依小弟說，一戒便終身不改。」正說，只見堂前又來了幾人，相貌卻也古怪，非生乎今世，衣裝更又蹺蹺，非制度尋常。高仁見了，非社中舊友，乃直拒道：「小子社會已解，列兄可別向尋歡。」皮譚道：「此無對局，不敢款留。」那幾個聽了，笑道：「我等非是來尋博奕對局之人，乃是公等解社，絕我六博之具。哪知象棋分楚漢之爭，雙陸解弟兄之競。公等怎當絕我？」高仁聽得，乃向一人問道：「公為誰？」那人答道：「吾乃魏曹子建。只因解紛，故設雙陸。想此局亦能為人消愁解悶，何當棄置？」高仁道：「我等也只為此廢了清時，損了錢鈔，視為有損無益，故此禁絕。」子建聽了，乃問：「公名姓是誰？」高仁答道：「小子高仁。」子建笑道：「公非高人。若是高人，當借這戲具，日與此友皮譚，莫爭利傷義，以消永晝。誰叫你晝夜博金，不損己財，便坑人鈔；損了自己錢鈔，上或缺了父母之供，下或缺了妻子之養。這背理處，還有情急不忍言的；若是坑了人鈔，使那人敗壞家私，還有不顧天理行止之事，只叫做無義之財。割他人肉以肥己，陰鷲何存？公等解社，只當解利物之博，不當棄我古來制。」高仁聽了，說：「罷，罷！俗語說得好：」日親日近，日遠日疏。「我等毛病只怕要發，不如還到八齋社、六博社，做些本份去罷。」說了就往外走。高仁回到家中，高義依舊接著，上下看了高仁一眼，說道：「阿兄，今日歸來，氣象容貌十分與往日不同。」高仁道：「阿弟，你怎見得？」高義說，阿兄，你的容貌，每日歸家：

有時喜，有時怒，形無常態；或如歡，或如惱，色有參差。暗中嗟，背地歎，非憂家計；貌忽瘦，體忽肥，總繫心思。今日歸，坦蕩蕩，若無寵辱；氣安閒，體舒泰，不似尋常。

高義說罷，高仁笑道：「果是我因高僧解脫，辭了六博社友。想起我後世歲月久長，做此無益，徒招阿弟憎嫌。」高義聽了大喜。次日到六藝社來。俗語說：「好事不出門，惡事行千里。」哪知好名揚開，如雷貫耳。高義進了社門，社中眾友就知其兄禁戒博奕，都歸美高義諫勸之功，說道：「人家弟兄多少忌妒的，多少執拗不聽弟兄好言的，同胞異視，況不共母。君家昆仲，可謂多賢。」高義謙厚，答道：「哪裡是小子勸諫之力，實乃高僧度化之功。」只見社中一人，名喚傲生，說：「高兄如何說是甚麼高僧度化？我也曾聞說清平院有演化僧人，因類度脫眾生。我想出家為僧，自有他的分內見性明心道理。雖說道門為我，釋門兼愛，他卻也不管到一個六博場中。待我小子去探望探望，講論個真實道理。」

傲生乃同高義走到清平院來，正是祖師師徒止靜之會，方丈也冷冷清清。萬年與兩沙彌行者閒站在山門之外，只見傲生同著高義，上前與萬年施了一禮，問道：「演化僧人出來會客麼？」萬年道：「這幾位僧人止靜，必須出定，方得會客。且請二位善信方丈喜。」傲生乃走入方丈，四壁看見，都是抄寫的經文偈語。一一看了，無關他念，卻只見一偈，貼在壁上，說道：

諸卦惟謙，六爻皆吉。

尚未登堂，一傲何益？

傲生一看這偈，乃問道：「此偈何意，貼在壁間？」萬年答道：「小僧不知。乃昨日高僧大師父叫小僧寫貼在此，說今日有善信到來，欲會須俟出靜時相接可也。」便問道：「善信看此偈意，何故驚疑？」傲生答道：「小子姓名在此偈內。每常也自恃得聞些道理，笑傲輕世之心不無。今見此偈，實有些譏諷之意。不知平日有的偶與我合，又不知是他有心令我忤度。」萬年道：「觀此偈語乃舊，叫小僧今日貼以待客，則若有情。善信若能候大師出靜則候；不能候，異日再來。」傲生性急起來，只叫：「如何候得？長老可啟開門，喚醒何妨！」萬年笑道：「原來大師偈意不差，正乃防禦善信擾靜之先意也。」高義道：「只此便見高僧，老兄且無性躁。」正說間，只聽得靜室門外，聽行者三聲擊子，萬年忙忙進入，說：「高僧出靜也。善信且從容少待。」乃進去了。

傲生同高義只得且在方丈坐等，見廡廊上下諸僧走走動動，都是伺候祖師師徒出堂。傲生見了，乃向高義說道：「你看諸僧凜凜色貌，伺候高僧，真乃一心誠敬。原來釋門莊嚴，令人起敬起畏，有如此等！」高義道：「對越聖神，如在其上，何異於此。惟能如此，所以降福消災。吉祥善事，皆由此出。老兄方才視輕了，心生瑣屑，寧無褻瀆之罪？」傲生此時方才整容候候，卻存了一個要與高僧辯難道理的心腸，到底笑傲氣局，露在外貌。

少時，眾僧人靜室，參謁了祖師，引著二位師父出了靜室，上得殿來，禮聖三匝，退入方丈。卻就有村裡善信人等接踵而來，要求福的，要聽講的，要問疑說怪的，紛紛不等。傲生與高義，只得插在眾中，一概敘禮。

只見道副眼看著傲生氣象不同，若有高出眾中之態。道副乃安然一視，不分彼此。這才見有道高僧，毫無那兩般待人接物的舉動。傲生乃開口問道：「師父們出家，為了生死事大，卻如何瑣瑣屑屑，與世人分割是非，辨別得失，徒勞爾身，徒搖爾精耶？」道副不答。傲生又重複笑問。道副乃答道：「為己之生，因以為人之死。蹈於是非得失之間，雖生實死；勞身搖精，雖死卻生。」傲生問道：「即師所言，死今欲求生，則精已搖矣，身已勞矣，自不能為，安能為人？」道副答道：「一種為人善念，萬古長存。」尼總持道：「若是悻悻，只為一己，規模便隘。這隘卻由心，心既不廣，體安能舒？又安可望長存不壞？」高義聽了，便問道：「師父，心卻如何不隘？」尼總持道：「卑以自斂，安舒多矣。」傲生與高義一笑，辭謝出門而去。萬年長老聽聞，乃合掌贊歎道：「二位師兄，明明度脫此善信。只是昨夜偈語，如何先知他根由，貼在壁間，使自覺悟？」道副道：「長老你特患心不誠、慮不定耳！如心誠慮定，一切事務自現機先。人言知機其神，神豈離了？」

長老萬年聽了，隨稽首謝道：「弟子心明矣。」道副道：「心明卻人有有心。此機不在有心。」萬年道：「弟子知無心得也。道育說：「卻又不在無心。」萬年點首稱贊，道：「我三位師兄，指明弟子靜定中因也。」道副大師乃合掌朗誦諸經，眾各隨念。

只見僧眾鼓鐘相應。經畢，三僧欲退，眾善信中一人，乃上前說道：「小子有一件蹺蹺的事，請問高僧個緣故。方才也只因聽得高僧說有心無心的道理，我小子生來魯鈍，也不知何為有心，何為無心。只是三年前，偶於夜夢中在一處殿宇內，遇著許多僧俗

講論經典，說我小子有五種過惡，若不將五宗善來解釋，便有五般冤孽鬼魅纏繞。今經三年，卻在此殿宇中會見高僧與眾僧俗，宛似前夢中光景。此夢既驗，只不知五種是何過惡？請問師父，將何善來解釋？」道副答道：「善信自種的惡根，自是心知，我等如何得曉？但不知你夢中是誰說你五種過惡的這一番話？豈有彼此沒有姓名？」這個道：「小子叫做有長，還記得那說我的，若似萬年長老。」道副說：「善信原與萬年有識麼？」有長道：「不曾相識。」道副道：「此因還當問萬年長老。」長老笑道：「有善信自種惡因，小僧如何得知？」道副說：「要知卻也不難。我有前因文冊，師兄沐浴洗心，當授你往善信家一探自知。」萬年道：「小僧洗心滌慮已久，願師只把前因文冊指授。」道副笑道：「前因文冊，久已在有長家堂處放著。師自可查出，何必我小僧指授？若是他家堂不曾放著，便在有長善信身邊搜檢。」說罷，眾各退散。這有長便邀萬年長老到家。長老人得門來，便往他家屋內堂前左尋右看，哪裡有甚文卷？說道：「高僧卻無誑語，那有虛言，叫我家堂處查，哪見甚麼文冊？」便來有長身上搜檢，又無。乃自己說：「我也是敬信高僧指教，便不曾備細問明。如今只得鋪起道場一個，在他家課誦經文，坐兩日功果，討個報應根因。」即向有長道：「小僧沒處查取前因文冊。當在你堂中修兩日功課，討個根因。」有長依言，乃留長老鋪設壇場燈供，誦經禮懺。到晚，吃了素齋，萬年習靜，打坐堂中。到半夜時分，只見一陣寒風把燈供吹滅。長老也驚醒，靜中朦朧著眼，看那窗外月色之下，五個精靈跳跳舞舞，卻也猙獰。長老正要查看根因，只得聽他舞跳，卻合縫著眼兒，微微偷視，只見那五個精靈怎生模樣？但見：一個青臉紅髮，一個查耳獠牙。一個鐵棒手中拿，一個鋼刀腰掛。一個睜著圓眼，五個兇惡無差。跳得長老眼睛花，倒有幾分害怕。

萬年長老看這五個精靈跳舞了一會，雖不比高僧有驅邪縛魅之能，卻也仗著經文懺語，大著僧家之膽，要查前因文卷，只得叫一聲：「你輩精靈，在我僧前半夜現形，有何因緣？不妨明說。」精靈哪裡答應，只是雄赳赳的，如爭強角勝之狀。跳了一會，只見一個白鬚老叟，手執著竹杖，向五個精靈說：「你等精靈不須猙獰。自有長老善功，高僧演化，種種惡因，當自解脫。」那精靈聽了，飛空而去。長老依舊安心打坐。只見那老叟走入堂中，坐在那壇場之側，口中一一要說出之五種精靈的緣故，乃叫一聲：「萬年長老，你要查有長夢裡前因，卻是他自作自受，造下了五惡孽，當有此五種加害。他不自知悔改，如何得釋？」長老聽了，只得開了眼，說道：「小僧也問他夢中所說，是何五種過惡，他自不知，所以有今日查看。」老叟道：「正也因他不知，誤作過惡，留到三年，遇長老與他懺悔消釋。若是他知而故作，報應也不至今日，卻也不於夢中指示他消釋的門路。他既得遇消釋門路，只是五宗善果，不可差了一宗，卻在長老們道力。」萬年長老聽了，笑道：「有長自作，須要他自解，何要我們道力？」老叟說：「若沒有道力，他怎肯善解？」長老道：「有理，有理，自當領悉。卻不知他無心的過惡何事？乞老叟明明說知。」老叟一宗一宗說出。卻是何事，下回自曉。